

莲花洋畔迎元旦

□陈佩君

莲花洋，很多时候，很安静，恍若停止奔涌，其实依然有一种流动，穿越苍茫的海天。

住在莲花洋畔的我，日日见这茫茫大海，它总是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以不停息地奔流模样陪着我。而我总觉得它在催生某种无法言说的情绪，就在这时间的转角——新旧更替之际，我好像洞悉了它那细长波纹里潜藏的秘密。

海水滔滔的莲花洋，就是岁月的海。岁末，新旧更替的夜晚，2024年的最后一天，让那些萦绕于你心中的莫名忧伤顿然消失的最好方法，或许就是去某个安安静静莲花洋上的小岛——一个满是天籁的偏远小岛，比如葫芦岛，比如登步岛，比如虾峙岛等等，那种完全原生态的岛屿。在那里，让一切回到最原始的状态，只是看海，只是听浪，只是吹风。那时黑夜不黑，那时浪花自顾自地涌动，那时你自顾自地在夜色中的海边等待新年。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那样的黑夜，在你的心里，其实一点也不黑，你可以仰望苍穹，那些星星闪烁着，任你随意勾连它们，划出那些神秘的线条，是猎户座？是天狼星？还是

金牛座？……此时的你好像获得了完全属于你的自由。夜色是如此慷慨，星星是如此空灵，它们屏蔽了你尘世中的纷繁，让你沉醉于海天一色黑的底色里那么多荧光闪耀的星星之中。这莲花洋的天籁之境，它不仅兜住了世界的空虚，还通过对空虚的不断渗透，将原始的黑暗换成了时间的长度。海的夜色无关尘世的风月，无边的辽阔足以完全治愈心灵的疲惫，给人一个彻彻底底的通透。如果你对人生迷惘了，如果你对过去的一年耿耿于怀，去莲花洋某个寂静的小岛，看那黑夜中的星星吧。

年初，辞旧迎新的清晨，2025年的第一天，让那些美好祈福驻入你心底的最好方法，或许就是去莲花洋十八罗汉的海塘长堤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抑或日出。从罗汉群雕的这一头可以望见海那边的普陀山，仿佛还可以听到海风吹来的阵阵梵音。那矗立着306尊花岗岩罗汉雕塑的海塘长堤，像一条凝滞的时光之路闪着哲学的思辨，罗汉们或盘石而立，或把盏问天，或奋力抗争，或庄谐杂出，或喜悲交加……迎接新年的人们，与一尊尊罗汉擦肩而过，他们都一样，在望海，在遥想，任

凭海风吹拂，只看漫天海水，遥听海那边的梵音。莲花洋的海，静默着，从从容容地让一脉脉海水昼夜不停地流淌着，不用催促、不用强求，浪花一浪一浪地自然盛开着，新的一年又到了。罗汉长堤上的我们，也像浪花盛开一般，自觉或不自觉都融入了岁月的更新。这每一次风吹、每一次浪涌，每一次日出，都将转化成我们内在的生机，与天地融为一体。再回头，望这莲花洋的周遭，那些林立的大楼，那些巨大的大吊车和正在渐渐长高的大楼，还有流水一样的车辆……万事万物，旧的新的，都一齐跌入于这2025年第一天的崭新的时光里。

莲花洋的风一如往日般吹过，2025年也如期而来，也许这2025年的第一天，跟以往的每一天都一样，日子又重新拉开帷幕。都说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，那么迎新最实惠的方式大概也是好好地吃一顿吧。我家窗外一眼可望莲花洋的海，莲花洋的风吹起家中白色的窗幔，风中飘着老父亲的老话头：“吃宽心萝卜，一年心宽。”“吃水磨年糕，年年高。”“吃大脚红虾，家里烘烘香（方言“烘烘香”，指家里发达）。”……一家老小围着大圆桌，听着老父亲的话语，嘻嘻哈哈说笑着，吃着新年的第一餐家宴，其乐融融。家中的老母亲按照老

规矩，在饭前先给灶神菩萨上香，她低低地祈祷着：“新的一年，平安顺利，好人相逢，贵人相助。”母亲的说话声跟父亲一样，是越来越苍老了，而我们也越来越将年迈的父母视为家中的至宝。白发苍苍的父母，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岁月的无情与无奈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与家人每一次的相聚时刻。家里老人，真的已是家里的客人。日渐衰老的父母，还有陪着父母一起变老的我们，都懂这新旧更替的自然之道，而且我们已经从无数个新旧更替间汲取了活着的智慧，一如这莲花洋的潮涨潮落，用她一生的奔流，洞穿了这些年因为一些人或一些事物的消逝而带来的虚空。一片锦绣生活不是选择而是热爱。

《菜根谭》中写道：“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，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。”我们日复一日地循环着每一天，努力让每一天都变成美好的一天，那么，在这“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”之时，就让我们只记住一种心情：以微笑、以一颗平淡冲和的心等待世间的美好，相信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与转机会来临。你看，莲花洋的海还是一如既往地陪着我们，见证着时光慢悠悠地划过春夏秋冬，也见证着我们平淡日子里那些欢欣、那些自由、那些快慰之情，并让它们在我们的

心中温柔地横亘。

回首

□陈斌

徜徉在喧嚣的时光中，我们不禁感叹日子越过越忙碌，仿佛永远没有停歇的机会。工作的事情总是排山倒海般涌来，任务接踵而至，变化也常常出人意料。那些美食榜上的餐厅，我们前往总是一拖再拖；计划已久的旅行也往往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；就连偶尔追剧，倍速也拉得越来越快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忙碌的原因。有人为了追逐内心深处远大理想而奋斗，他们不断超越自我，不停地向前迈进；有人为了孩子，为了让他们不输在起跑线上，为了给他们最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；有人为了升职加薪，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而奋斗，拼尽全力，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；还有些人只是希望让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加完美和谐，他们追求平凡中的幸福，努力寻找生活中的美好。

在这时间的淘洗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成长为真正的“超人”。他们并非是那些拥有超能力的英雄，而是千千万

万个平凡的个体。尽管选择和路径各异，但他们都在执着地追逐着自己的人生梦想，从不言放弃，永远保持热情。

时间如流水般匆匆而过，转眼间我们已经走过了许多年月。回首往事，岁月的沟壑中藏着无数的风雨和波折，而我们只能深深感叹，事情已经过去，天空也重新晴朗起来。然而，忙碌的日子并没有因此停止，反而更加繁忙。我们仍然被工作的压力所笼罩，那些美食榜上的餐厅，依然未能去打卡，计划已久的旅行也不得不一再推迟。生活仿佛成了一场永无止境马拉松，我们不断奔跑，却无法停下脚步。

但是，或许我们应该暂停一下，停下忙碌的脚步，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。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忙碌？究竟追逐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否已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？

或许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平衡。在忙碌的同时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所牵引，而是聆听

内心的声音，找到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碌原因，但我们也应该记住，生活不仅仅是忙碌和追逐。生活更是一场旅程，需要我们停下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。或许我们可以放慢脚步，与家人朋友共度美好的时光；或许我们可以拥抱大自然，感受大地的温暖；或许我们可以追寻内心的梦想，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

岁月如梭，我们必须学会珍惜时间，抓住当下。让我们放下繁忙的束缚，用心去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无论是与亲人共度的温馨时光，还是与朋友分享的快乐时刻，抑或是独自静坐时的内心宁静，都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片刻。

让我们在忙碌与宁静之间找到平衡，追求内外的和谐。不要让生活成一场匆匆忙忙的马拉松，而是一个沉淀与成长的过程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让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特与真实，坚守内心的信念，继续前行，直至终点。

在轻歌曼舞中 迎来新年

□徐豪壮

元日前夕。校园里时时有音乐萦绕耳畔

有时激越，有时轻柔，忽远忽近

犹如小猫惬意地卧在你的脚边

时不时地揪揪你的裤角

陷在节日的氛围里

走路是轻快的，工作是愉悦的

同一个动作，同一个站位

孩子们已重复了上百次

身子在地板上旋转，小手在空中舞蹈

热心的家长偶尔走近调整她的姿势位置

一年的最后两月，适合排演的空间都被占用

家长们有时会站在讲台打开视频播放音乐

让孩子们在自己的教室里踏歌起舞

料峭东风并没有阻止孩子们的穿梭

演出当天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

台上的孩子展示自己最青春的一面

台下的孩子翘首企盼班级节目的精彩瞬间

某年某天我亦登上了舞台

无数道目光犹如刺猬

让我一时睁不开眼

斑斓光彩掩盖了我的惊慌

大声地说，傻傻地笑

仿佛置身于飞毯之上

如魔法师施咒似的自在地唱跳

多少年了。八岁上学

到如今杏坛耕耘卅载

在乡村礼堂，还是城镇剧院

那一场演出都会如期而至

那年的风吹到了现在

□李慧慧

时光仿若隐匿在墙角的旧书页，平日里无声无息，偶有翻动，那些往昔的人与事，便哗啦啦地抖落出来，弥漫在当下的空气里。

那日，刷到前同事的朋友圈，她感慨一本工作笔记本带来的仪式感，她说这种仪式感已经十年了。

寥寥数语，却似一把精巧的钥匙，悄然拧开了记忆的锁芯。留言区里，满是岁月的轻叹。“原来你已经离开十年了呀”，这句感叹反复出现，看得我心头一热，我评论一句“怎么这么快就十年过去了”，发送出去的瞬间，诸多画面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轮转。

犹记得初入单位时，大家怀揣着青涩与热忱，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，莽撞又天真。彼时，我与这位同事不算熟络，真正走近，是某次饭后聊天，她说了一段关于父亲的故事。在她小时候，她父亲经常在冬天先把她的被窝暖暖

和，怕她睡进去冷，虽然有空调，但被子还是有点冷。我听得入神，灵感突发，回去后便写了一篇随笔，投给了《北京青年报》。

文章刊发后，当时的编辑对文中父亲的做法很感兴趣，想做一期专访。我满心欢喜地打电话给她，转达编辑的意思，她说要问问父亲，过了一会，她打来电话说：“我父亲说，这事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是一个普通父亲的做法。”那一刻，我对她的父亲更加好奇了，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她与父亲之间的那种温馨，有事商量，像朋友一般。

后来，她离开原单位，回归城里，回到父母身旁。再后来，我们那些在同一幢楼里吃饭聊天的伙伴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。

分开的数年里，生活像被上满了弦的老式钟表，滴答滴答，有条不紊地向前。结婚、生子，桩桩件件人生大事接踵而至；偶尔出游，在山水间捕捉细碎快乐；朋友圈成了我们彼此生活的展示窗，晒工作、晒娃、晒日常琐碎，看到彼此的动态，随手点个赞，心照不宣，默契还在。

有一年，一位曾经的同事，骤然离世。那样年轻，那样有才华，虽然共事没多久，我在朋友圈感叹着，遗憾着，曾经的同事纷纷询问，纷纷留言，那份哀伤弥漫在我们的文字里。甚至原单位多年没有联系的领导也打来

电话，询问原因，得知同事的孩子才出生不久，特别感伤。那一刻，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单位，但又像自己还在原来的时光里，一起哀伤，后来，我们纷纷捐款，尽一点微薄之力，希望能让他的家人感受到一点温暖。

微信里，老同事的回复将我拉回往昔：“那时候从食堂吃完饭，聚在你一楼的办公室里，大家随意地聊天，你还与我聊人生呢。”看到这话，我先是一愣，继而失笑，心底却泛起丝丝惶恐。那时30出头的我，竟已“好为人师”，指点起他人人生，似乎那时我还是单身呢。回忆像是被迷雾笼罩，细节模糊难辨，只剩满心狐疑——我当真那般“油腻”？她那时候又作何感想？

那时候的场景很温馨，或许是午后慵懒的时光，暖烘烘的日光透过窗棂，洒在杂乱办公桌上；或许是项目攻坚后的短暂放松，紧绷神经一松，话匣子便敞开了，话题从手头工作，慢慢延展到理想抱负、家庭琐事，乃至人生走向。虽说记不清言语细节，但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、毫无隔阂的亲近，却是实打实的。

窗外，微风拂过树梢，沙沙作响，似在低语往昔。十年流光，如白驹过隙，有人离开，有人回来，可有些东西，任岁月如何冲刷，都不会褪色。

那些年共度的青春片段，是心底最柔软珍藏。待下一个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们再回首时，仍会会心一笑，道一句：“那年的风，真好。”